書傳 乾

書傳正文上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册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册載堯之事故名

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旣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
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南交下當有日明都三字）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蘇典反）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厥民隩（於到反）鳥獸氄（而隴反）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魚巾反）訟可乎（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音恭)工方鳩僝(仕限反)功帝曰吁静言庸違象恭滔天(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衍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部鄙反)族岳曰异(音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

堯典只以愼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旣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愼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音旨可績三載汝

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言受
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
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

祖用特（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苦）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音戶）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音恭）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
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
俞汝往哉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音殊)斨(子羊反)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音早)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夔曰以下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音即)讒說殄行(胡孟反)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音佩）三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
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蓋命之攝位之事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

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時乃功懋哉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
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又申言

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盖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
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
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
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
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
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
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皐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去聲)色孔壬(皐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安民

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去聲）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音中）哉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有庸馬本作五庸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

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爲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都念反予乘四載隨山刊丘寒反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申結上文弼直

鄭[illegible]之義彌深責之禹者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因上文而應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

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音孤)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去聲)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冀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 兗河之西 雍河之東 豫河之北

既載壺口

治平聲梁及岐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兗

覃懷底績至于衡（音橫）漳

厥土惟白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島夷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九河既道

雷夏既澤

灉沮會同

青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
西南距岱

嵎夷既略

濰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
作牧厥篚檿音炎絲
浮于汶音問達于濟

徐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
淮沂音宜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既豬音朱
東原厎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揚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淮夷蠙(音骿)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 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
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距荊山
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敕倫反榦栝柏礪砥

豫

砮(音奴)丹惟箘簵楛(音户)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音精)
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 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滎波既豬
導菏(音柯)澤被孟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音佇)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梁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距華山之南
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和夷底績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弱水既西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導山
北條大河北境之山
北條大河南境之山
南條江漢北境之山
南條江漢南境之山

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導岍（音牽）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音杭）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河濟所經）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伊洛淮渭所經）

導嶓冢至于荊山内方至于大別（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江水所經）

導水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音郎)之水過三
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
江入于海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音禮)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迆(音以)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導沇(音尹)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

中邦

錫土姓

祗台(音怡)德先不距朕行(去聲)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音只)三百里納秸(音戛)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

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子小反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禹之訓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亦禹之訓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

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愼厥德雖悔可追忸女六反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卽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

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為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簒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

明
每歲孟春遒（慈秋反）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
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鼓嗇（音色）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
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不及時者殺無赦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
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諡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

諭以吊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音怡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

也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
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
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
命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通回反）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易之懟此下因以勸勉之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

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祗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
兆民允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
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吳氏曰此兼人己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

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時謂巫風敢有殉（松閏反）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去聲)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

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去聲）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王未克變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胡玩反）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背音佩）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此懋德之所從事者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太甲還善未衆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仁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

尚監茲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illegible]之序也呂[illegible]自

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慎終于始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

永孚于休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文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盖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

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妄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

王之祿永底音旨烝民之生天祿安民生厚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

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古我先王曁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
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
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
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
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此史氏之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
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
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
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音抽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
汝何生在上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
心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
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
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
斷棄汝不救乃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此史氏之

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

績于朕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

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徵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

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
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 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音奄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

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荅欽予時命之語]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商俗尚鬼

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

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歷叙其廢學之因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傅說賢

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
如台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
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
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
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
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

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

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此下箕子之答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

文特設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此答微子論喪顛隮之語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記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以告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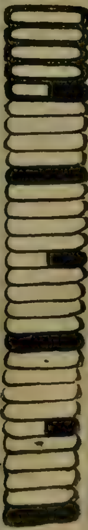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

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
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
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戎商必克（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
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

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誓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當在示天下不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此當在大邑周之下

今考定武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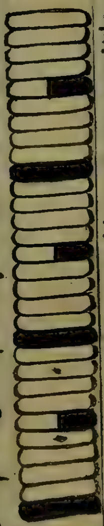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

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

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庶民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咎徵所致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以極之重輕為先後

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物事之始矣 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脩身踐形之道立矣 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脩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

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為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仰而觀於天文矣 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從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旹故為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 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 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 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為庶徵庶徵則往來相蕩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 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

書傳正文上